对“美”的理解——基于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成东权(Seong Dong Kwon)[1]

1. 问候语

2023年是中韩建交31周年，意义深远。在这珍贵的一年的最后十二月，作为韩国人参加由中国的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莫大的荣幸。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参加这一宝贵的活动。

回顾历史，中国和韩国就像一家的兄弟一样，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时代。朝鲜时代的代表学者李滉(1501~1570)对宋时代的代表学者朱熹(1130~1200)的性理学进行了毕生研究。最终，李滉在距今455年前的1568年12月完成了《圣学十图》。在这本书中，他根据对“身体”本身美的认识，把“身体”本身美的认识归纳为对身体所感受到的“情感”本身美的认识。对我来说，这是中国和韩国真正相交的神圣时刻。

我和我所属的国民大学文化交叉学科正在这段神圣的历史里，和中国留学生们一起研究文化和艺术。对我来说，与中国留学生一起学习的学校教室是“中韩交汇”的神圣场所。特别是和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博士的刘骁彤的相遇，对我这个基于性理学研究文化和艺术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作为一名研究“性理学的美学”的学者，我认为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方法在于“性理学的美学”。因为没有人类的情感，就没有任何艺术。理解情感就是理解艺术。以“性理学”为基础，和刘骁彤博士一起研究中国代代相传的事物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因此，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我所理解的“性理学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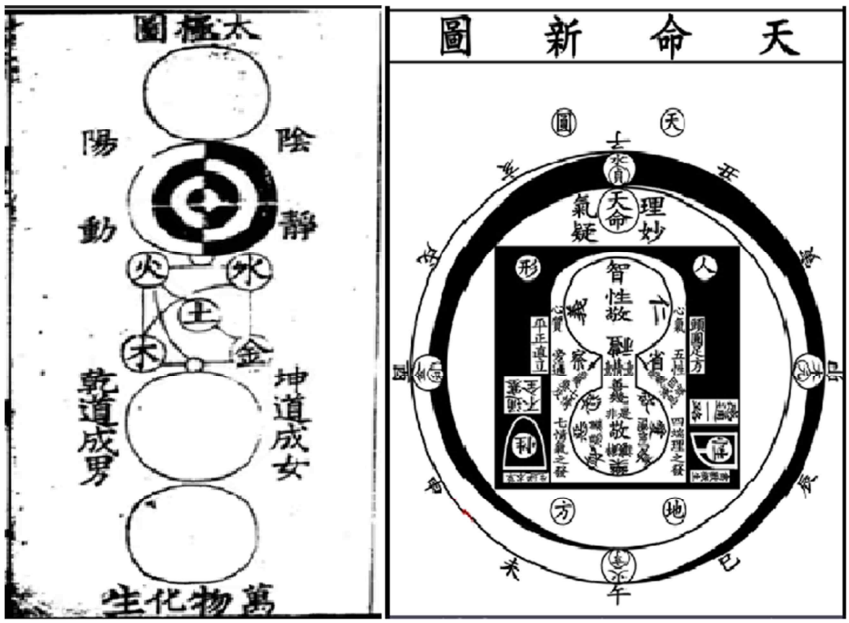
2.“周敦颐”中的《太极图》、“李滉”中的《天命图》和“斯宾诺莎”中的《伦理学》的“第一部分，定理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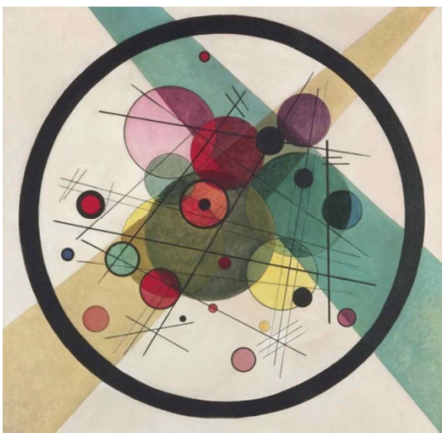
在探索“美”概念时，必须将这一主题与西方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的“伦理学”进行交叉研究。虽然不能在此详细讨论，但可以从两点来说明本研究的重要性：首先，东亚中世纪的朱

[1] 国民大学校 文化交叉学科, 助教授/ 文化交叉研究所长

熹的“性理学”和近代西方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对美的概念有着共同的理解。其次，从这一事实出发，性理学提出的美的概念作为一种追求美的艺术理论，具有普遍性。因此，本论文将通过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结合来介绍“性理学”的美概念。

为了便于理解今天的主题，我想把我最爱的两幅画放在一起看。中国北宋时代的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绘制的“太极图”和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者李滉（1501-1570）绘制的“天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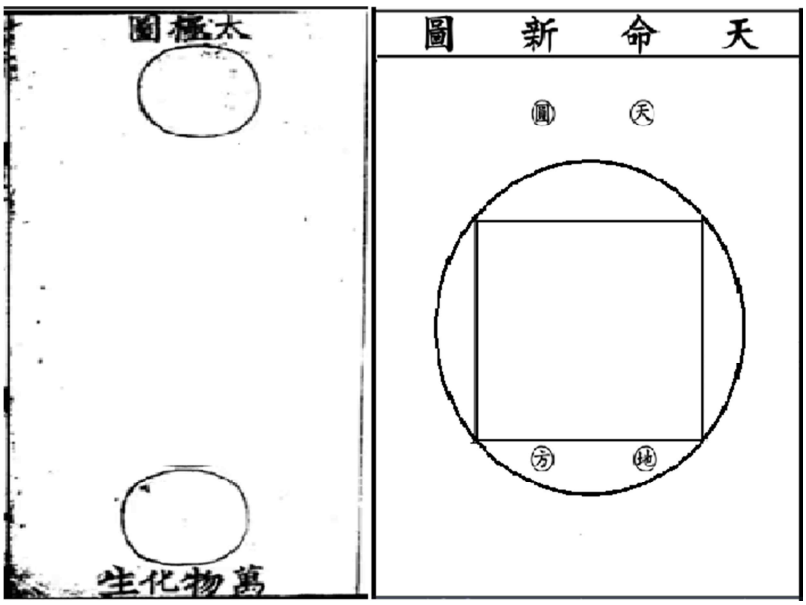



「Circles in a Circle」, Vasily Kandinsky.

对我来说，这两幅画是世界上最美的画。我想我不仅可以通过这两幅画了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还可以了解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的美。因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和李滉的天命图将自然和人类的美确认为最高的完整性本身——纯粹至善。而这两张图实际上就是一张图。李滉的天命图将周敦颐的太极图所包含的许多圆圈放在一个圆圈中，以立体方式表示。这让人想起了瓦西里·康定斯基1923年的作品

《点、线到面》。

我们可以简化周敦颐的太极图和李滉的天命图，如下所示。



「Portrait of Ambroise Vollar」, Pablo Picasso.

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太极和万物不同，而是万物存在于太极里面。“太极图”和“天命图”表示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在“太极”中，这让人联想到毕加索的“安布罗斯·沃拉德肖像”，他把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一个画面上。

周敦颐认为太极图中万物以太极而存在。[2] 根据周敦颐，太极是万物本来就存在的“本性的必然性”或“物自体”。[3] 朱熹将其定义为“纯粹至善”。[4] 基于此，李滉认为我们通过感官感知的一切，都具有纯粹至善的太极，是自己存在固有的本性的必然性。这就是在“圆”（太极）里面画了“方”（万物）的理由。李滉根据朱熹的主张，认为以这种方式理解万物是性理学的永恒真相。[5]

基于性理学的根基“太极图”和“天命图”，将万物的真实确认为纯粹至善的太极，我们可以在西方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第一部分，定理15/16”中确认相同的理解。[6]

1部 定理15

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之内，没有神就不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东西被认识。

1部 定理16

从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无限多的事物在无限多的方式下都必定推得出来。

斯宾诺莎所定义的神与《太极图》和《天命图》中的太极（天）在本质上是否是同一概念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本论文的范围。但从本论稿的目的来看，在此我们认为，Spinoza根据1部中的“定理15和16”对万物进行理解时，该理解与“太极图”（天命图）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要确认这一点就足够了。

1部 附录

自然里的一切都产生于某种永恒的必然性和最高的完整性。[7]

---

[2]「太极图」: 万物一太极也

[3] 「太极图」: 无极而太极也, 即阴阳而指其本体, 不杂乎阴阳, 而为言耳.

[4] 『圣学十图』, 「第1图 太极图」: 纯粹至善之性也, 是所谓太极也..

[5] 『圣学十图』, 「第1图 太极图」: 朱子谓此是道理大头脑处, 又以为百世道术渊源.

[6] 『God existing as feelings』, Seong Dong Kwon, BOOKK, 2023, pp.229; 237.

[7]『伦理学』, Spinoza(trans. Kang Yong Gye), SeoKwang press, 2023, pp. 71.

就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的一切都是在以纯粹至善存在的“太极”内产生的这一事实而言，这一事实与斯宾诺莎在“神”内理解自然的一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理解与康德在《判断力判断》中所主张的自然理解完全不同。康德说：“我们只与作为现象的自然有关。[8] ”康德的这一论点基本上是基于他之前的著作《纯粹理性判断》。因此得出结论，用康德哲学来理解性理学是研究方法的误区。[9]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声称：

> 空间中任何直觉的事物都不是事物本身，…对我们来说对象本身是完全未知的，我们所说的外在对象只是感官现象…换句话说，事物本身根本不被认识，也不可能被认识，因此我们不讨论经验。[10]

在康德看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仅限于感官现象。自然界万物在自己本性内所具有的纯粹至善的“太极”（朱熹的性理学）或只有一个实体的“神”（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超越认识界限的。但在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看来，太极或神是人类必须认识的学问核心。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倾听斯宾诺莎的观点。

1部 附录

> 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把这些观点理解为康德的观点）充分表明，人类是根据自己的大脑来判断事物的，而且是通过感官来表征事物，而不是通过知性来认识事物的。[11]

因此，必然得出以下结论：

---

[8]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ement』, Kant(trans. Back Jong Hyun), Acanet, 2015, B116.

[9]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 请参见以下论文。 「A Genre Analysis on the Diagram B of the 6th Diagram in the Ten Diagrams on Sage Learning」, Seong Dong Kwon, 『退溪学论集』(vol. 25, 2019).

[10]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Kant(trans. Back Jong Hyun), Acanet, 2010, A30.

[11] 『伦理学』, Spinoza(trans. Kang Yong Gye), SeoKwang press, 2023, pp.76.

在我们以康德的认识论理解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只是将自然万物感知为感官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无法理解万物的纯粹至善。但与此相反，在我们以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来理解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将自然万物理解为本身固有的必然性，而不是感官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可以明明白白地理解万物的纯粹至善。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朱熹认为周敦颐把无极放在了太极之前。[12] 从这个结论中，给我们的问题是判断哪个认识究竟是对自然的真正认识。我认为朱熹和斯宾诺莎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即把万物之美作为其本身的本性，而不是感官现象来认识。

3. 艺术的神圣

孔子在论语中说。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13]

“艺”不以“道”为重，就失去了自己的本质。按朱熹的性理学说，道是“圣人之道”。朱熹所说的“圣人”是将自然万物理解为最高的完整性本身——将太极理解成纯粹至善的人。也就是说，学习万物的纯粹至善是“圣人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圣人的生活是在纯粹至善中理解纯粹至善的美。我认为这正是我所理解的“崇高美”，并由此理解了“游于艺”。为此目的，“大学”的“格物致知”因此而存在。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的核心是“即物而穷其理”。将自然界的万物理解为本身固有的本性的必然性或太极的纯粹至善而非感官现象。这就让我们发现，万物都以最高美的本身存在着。因此，格物致知的时刻就是神圣的人类享受神圣的艺术的神圣时刻。

我们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也看到了朱熹的性理学所理解的“艺术”的神圣。

5部 定理24

我们理解个别事物愈多，则我们理解神也愈多。

---

[12] 『性理大全』, 「太极图」 6: 太极云者, 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 曰无极而太极. 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物而无器与形故, 曰太极本无极. 是岂离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为一物哉。

[13] 『论语』, 「述而」 6.

5部 定理26

心灵愈善于依据永恒无限的本质的知识来理解事物，那么它必定愈愿意依据永恒无限的本质的知识来理解事物。

与康德同时代的埃德蒙·伯克否定了朱熹和斯宾诺莎对美的理解。他认为：“我们无法清楚其含义，因为造物主的智慧与我们的智慧不同，他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不同。[14] ”但西方古代哲学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说，在语言完全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作品的看法一致相同的情况下，即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对被赞扬的人一致坚信和不动摇的信念，一致判决的作品中包含了崇高美的特征。[15] 通过交叉研究不同语言和文化中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只要我们了解太极图（天命图）的真相，这幅画就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教会了我们自然的崇高。

从永恒到永恒，在永恒的必然性内理解自然万物，把它的存在理解为纯粹至善并热爱艺术，《中庸》在第22章概括为：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6]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下。只有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理解为太极时，才能把“万物”理解为太极。“尽其性”是指自己了解自己身上的太极；当这点分明时，就能自然理解“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只要我们把自然的真实理解为在纯粹至善内以无限的方式产生无限的纯粹至善，万物本质上与纯粹至善的太极本是一体的。这就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意思。斯宾诺莎也确认此事实，并确认其在5部定理30中：

---

[14]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Edmund Burke(trans. Kim Dong Hun), Mati, 2007, pp.89.

[15] 『On the Sublime』, Cassius Longinus(trans. Kim Myoung Bok), Yonsei Univ. press, 2002, pp29~30.

[16] 『中庸』, 22章

我们的心灵只要能在永恒的形式下认识它自身和它的身体，就必然具有对于神的知识，并且知道它是在神之内，通过神而被认识。[17]

在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看来，“美”是自然万物以自身本性所具有的纯粹至善的“太极”。这种美不是依赖于万物的感官现象而产生的，而是我们的智慧对万物所固有的本性的必然性的理解所确认的真理。从这个理解，我们可以理解万物的崇高美，最终从这个理解，我们可以以崇高美来看待万物的无限的现象。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以自己的身体而生，以自己的身体而活。因此，在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万物的情况下，严格地说，艺术在追求美的“行为”之前，是对美本身的“认识”。李滉把这个认识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命题，叫做“理发气随” [18]，艺术的神圣就在这里。[19]

4.艺术家的课题

我们人类“渴望”美。然而，这种欲望与无法清楚地理解美本身的本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当我们追求美的欲望把我们自己和自然界的万物理解为纯粹至善时，欲望必然只把对万物的真正认识作为幸福来追求。当对艺术家来说，这个欲望的真相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家就可以进行自由的艺术活动。孟子也将此自由称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20] 从欲望的本性追求美的事实开始，欲望追求崇高美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必须相信，这种欲望的真相是善，我们有这种欲望。

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告诉我们，以永恒的必然性，自然万物在纯粹至善的太极内，以无限的方式无限地产生。万物在最高的完整性中以最高的美存在。那么，我们追求美的欲望必然会通过研习这门学问，为理解自然的真相做出最好的努力。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21]，意思是这个欲望是真实且美的。我们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自己以及万物，本来就是在最高美

---

[17]『伦理学』, Spinoza(trans. Kang Yong Gye), SeoKwang press, 2023, pp.355.

[18] 『圣学十图』, 「第6图 太极图」: 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

[19] 参见以下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The Four Feelings as Think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Seven Feelings as Not Thinking and Learning, Demonstrated in Geometric Order」, Seong Dong Kwon, 『韩国文化』(vol 94, 2021).

[20]『孟子』,「尽心」, 71.

[21]『孟子』,「尽心」, 71.

中以最高美而存在的。因此，艺术活动就是将这一真相推向自然万物，无限地确认。我认为负责艺术神圣的艺术家的课题就在这里。[22]

因此，当我们基于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来研究美，并最终理解艺术的本质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感受和渴望美的情感。当这种情感理解美本身的本性时，我们的生活就是美的艺术。当然，康德对此表示反对。康德认为：“情感只是指示自己的快乐和悲伤如何由外部环境或条件产生，除此以外，它并不构成任何认识的基础。[23] ”但斯宾诺莎在《伦理学》3部定理58中说：“除了快乐和欲望作为一种被动的情感之外，还有一种快乐和欲望的情感，它在我们主动活动的范围内与我们自身有关。”[24] 认识万物的纯粹至善所带来的快乐显而易见，因此我们将追求这种认知作为幸福的欲望。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康德和斯宾诺莎的论点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5．结语

本论文介绍了根据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可以定义的美的概念是什么。这似乎打破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但阿瑟·C·丹托认为，将艺术的定义建立在哲学之上是理所当然的。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又将走向何方，艺术又该如何回应”。学习自然万物以永恒的必然性，在纯粹至善的太极内，以纯粹至善的太极无限地产生和活动，这是朱熹和斯宾诺莎的“学问论”。当人类研习这门学问时，人世间就能形成一种学习和理解万物之美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也会引导所有人参与到艺术中来。艺术家的神圣使命在这里。

---

[22] 法国哲学家Gaston Louis Pierre Bachelard (1884-1962) 也在『La flamme d'une chandelle』中说：“给事物特性，给正在活动的存在从心底正当的力量，世界就会发光。”(trans.Lee Ga Lim, MunYue, 2001, pp.124。) ※事物固有的“正当力量”为太极。

[23]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Bare Reason』, Kant(trans. Back Jong Hyun), Acanet, 2015, B166.

[24] 『The Rationality of Desire』, Seong Dong Kwon, BOOKK, 2023, pp.297.

「People(40-2)」, Kim So Hyung

我想用孔子关于美的故事来总结这篇文章。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25]

基于朱熹的性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学美的文化就是我理解的“里仁”。孔子说这种文化很美。我想把这种文化形容为“一种彼此充满爱的仁情的文化”。最后，向大家介绍当代韩国作家Kim So Hyung的作品《People（40-2）》，该作品以绘画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文化的精神。对我来说，这幅作品既是21世纪的《太极图》，同时也是《天命图》。艺术的功效在于天下平。我认为艺术家的精神在于以永恒无限的必然性来确认一个神圣的真理：在一个纯粹至善里存在着无限的纯粹至善。艺术家是圣人。

本论文到此结束。我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听我讲这样一个困难的故事，我也向担任翻译的刘骁彤博士表示深深的谢意。

[25] 『论语』 「里仁」 1.

参考文献

1. 『太极图』

2. 『圣学十图』

3. 『God existing as feelings』, Seong Dong Kwon, BOOKK, 2023.

4. 『伦理学』, Spinoza(trans. Kang Yong Gye), SeoKwang press, 2023.

5.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ement』, Kant(trans. Back Jong Hyun), Acanet, 2015.

6. 「A Genre Analysis on the Diagram B of the 6th Diagram in the Ten Diagrams on Sage Learning」, Seong Dong Kwon, 『退溪学论集』(vol. 25, 2019).

7.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Kant(trans. Back Jong Hyun), Acanet, 2010.

8. 『性理大全』

9. 『论语』

10.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Edmund Burke(trans. Kim Dong Hun), Mati, 2007.

11. 『On the Sublime』, Cassius Longinus(trans. Kim Myoung Bok), Yonsei Univ. press, 2002.

12. 『中庸』

13. 「The Four Feelings as Think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Seven Feelings as Not Thinking and Learning, Demonstrated in Geometric Order」, Seong Dong Kwon, 『韩国文化』(vol 94, 2021).

14. 『孟子』

15. 『La flamme d'une chandelle』, Gaston Louis Pierre Bachelard (trans. Lee Ga Lim, MunYue), 2001.

16.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Bare Reason』, Kant(trans. Back Jong Hyun), Acanet, 2015.

17. 『The Rationality of Desire』, Seong Dong Kwon, BOOKK, 2023.